

## 教育援助要树立互助共赢的理念

□张祖庆

近年来,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教育援助工作,投入大量人力、财力,并将其当作战略任务实施,创造了各种援教模式。城镇学校干部到农村挂职一个月到三年不等,骨干教师到偏远山区学校传经送宝,而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骨干教师也被派到发达地区跟岗学习,城乡学校、教师深度结对……在教育援助的过程中,涌现出不少感人的事迹。

从长远来说,这些举措必定能或多或少收到效果,切实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。

但是,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估当前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援助;在看到成绩的同时,也要分析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或许会出现的问题,谨防把好的政策执行歪了、偏了。

就我的观察以及各地的反馈,当下的教育援助可能存在以下误区,当引起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重视。

## 误区一:把数字当成果

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相关考核指标,如拨出多少专款,派出多少专人,举办多少专场,受惠多少人群,都要做精准的统计。

于是,在年报的时候,便以一堆数字作为当年的援教成果。数字完成了,任务也就完成了。至于这些活动是怎么开展的、是否真的能够起到作用,被支援地区是否真的得到帮助,就没有人过问了。

“把数字当成果”似乎功德圆满,却是一种严重的形式主义,甚至可能是一种敷衍塞责。

事实上,有不少地区长期接待一批又一批来帮扶的人,设立专门的“扶

贫办公室”,专门统筹协调,各种陪同,苦不堪言。

## 误区二:拉郎配

教育援助有跨省的,也有省内的,因牵涉面广,有“拉郎配”现象。

这里有两种情况:

一是两所学校的办学理念、办学风格完全不同,无法对话。

二是教育发达地区也有自己的薄弱学校,教育落后地区也有自己的龙头学校。结果来援教的学校无论是管理、师资和办学质量,远远比不上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龙头学校。

这就十分尴尬了。这是教育行政部门一厢情愿设计的结果,使教育援助成了一种为完成而完成的任务,成为鸡肋。

## 误区三:水过地皮湿

不少地方的援教活动喜欢大呼隆、一刀切,场面搞大了,效果却是水过地皮湿。

派遣几位骨干教师,到教育相对薄弱的地方,进行为期一周的援教。一般的形式是,开几个讲座,上几节课或听几节课,然后点评一下。不能说这样的活动是无效的,但其效果有多少,真的需要深入追问。

发达地区的教育经验,是基于发达地区教育土壤和学生素养,长期探索积累下来的。带着这样的经验,走进教育欠发达地区,出发点是好的,但真的适合吗?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”,教育领域的水土犹如果树生长的水土。水土不服,则劳民伤财。

这样蜻蜓点水、点到为止的教育援助,像洒水车一样,洒过一遍,其他不管,必定是低效甚至无效的。

针对这三个可能存在的误区,我

谈谈三点想法。

## 建议之一:要数字,更要数字背后的东西

数字是必要的,因为行政管理业绩靠数字指标来衡量,指标未完成,有人要负责。但是,数字背后的东西更重要,既然做了这件事,就要做扎实、做到位,要让被援教的地区在教育理念、办学模式、教育方法、教学技能各方面都有切实的获得感。

少一些迷恋数字,多一些讲求实效,是教育援助走向务实的一种姿态。

## 建议之二:变“拉郎配”为双向选择

很多时候,教育欠发达地区未必方方面面都落后,在某些方面,甚至要强于教育发达地区。名曰“教育援助”,实则要树立“教育互助”的理念。

参与帮扶的学校、教师,要克服“传经送宝”的优越感,本着相互协作、共同提高的想法,取长补短,共同进步。

教育发达地区和教育相对落后地区,要对区域各校的办学理念、条件、特色、成果做一个简要的梳理。待时机成熟后,结对区域举行一个双向恳谈会。让双方都能选到适合的学校,这样才会避免出现“帮扶学校弱于被帮扶学校”的尴尬局面。

这样,被援助的一方,才会有自己的尊严。否则,总处于弱势地位,有一种被施舍、很屈辱的感觉。教育援助应逐渐摆脱“强”和“弱”的界定,在平等的基础上协作双赢。

## 建议之三:少些花架子,多些细功夫

教育是慢的艺术,需要细水长流的功夫。任何教育理念和办法,不可

能短时间就见效。教育援助要想取得更大的成效,就不能做给别人看,就不能只是“摆个pose,拍个照片,做个美篇,各方点赞”,而要直接面对师生,从学校的实际需求出发,精准定制援教课程,制订实施切实有效的计划。

我可以负责任地说,几百、几千人参加的讲座,效果并不是“大面积”的,而是恰恰相反——微乎其微的,不是说这样的援教方式不能做,而是要适当控制次数。

可以从少数教育管理者、教师个体寻求突破,长期浸入式地跟岗。让教育发达地区的教师,在教育相对欠发达地区的班级里,与年级组、教研组的教师们生活在一起,带动他们深入开展基于本地实际的教学改革,将改革做出特色。

两地校长或中层干部进行置换式的轮岗(一年或两年),更是值得提倡。这是一种深度援教。每个学科安排两三位援教教师,相当于在当地发挥学科教研员(或骨干校长)的作用。

以上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,会遇到很多条件限制而开展不下去,但我们可以创造条件,逐步推进,将利国利民的教育援助,搬到根本上、搬到骨子里。至少比那些操作不当、光顾着面子好看的援教行为要强,那样做的结果不仅是无效的,还会是负效的,不仅会扰乱被援教地区的教育秩序,还会耽误派出单位人员的本职工作。

谨之慎之,善莫大焉。

(本文作者为浙江省特级教师、杭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)

培红吴旭勇

关键是看怎么做:如果让学生自己选择“迎战总动员”的形式,可以达到放松和备战的效果;如果只是听听优秀学生的经验,喊喊口号,个人觉得意义不大。

赵占云

学校举行“迎战总动员”“百日冲刺”等仪式,我认为也是十分有必要的。首先,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,更多的是一种对即将面临的考试的提醒,提醒学生在最后一百天里查漏补缺,梳理和复习考试内容;其次,这种方式还能增强学生迎战大考的信心,激发拼搏精神。

雷恒

莫纠结于内容大于形式还是形式大于内容,生活需要仪式感。仪式感就是深藏心底的那份敬畏、勇气与力量。

阿国

只要不是过度激励,不拼鸡血、拼激情,誓师大会还是有其存在意义的。

伊人

内容充实有效的“迎战总动员”,也可以成为学校的一门课程。好好做起来,做出特色,不就成为学校文化了吗?学校文化就是这样一点点铸就的。我们学校的中考动员、开学(休业)典礼、春游实践、体育艺术、电影欣赏、开心阅读等都成了课程。这些课程都是学生喜欢的。

龙泉许东宝

如果是分数为目的、以学校升学率为目标,现场握紧拳头宣誓“左脚某某大学、右脚某某大学”,然后又喊“某某大学和某某大学统统拿下”等言语,就是一种极端的误导。因为这几所大学不是那么好进的,难道学生进不了,就让他走绝路吗?因此,不能用这些“百日迎考”的方式来逼迫学生。

迎考仪式可以宣讲一些好的学习方法,指导学生科学认识中考、高考,培训家长关注孩子的饮食、生活、情绪等,使学生能主动有兴趣地去学习,把考试当作一次人生的历练。

伊人

只要有利于学生、有助于学习,我看都可以试一试。精心筹划,形式多样,具体生动,能让学生喜欢的都行。如果为了仪式而搞形式,那是不必要的折腾。

李恒良

这类活动学校一定要精心准备,让学生学生会统筹规划自己的学习,适当的紧张更有利于成绩的取得。

骄阳

教育要因材施教,迎战动员也一样,要因材动员。学生不太重视的,要动员他们重视;过于重视而紧张的,要动员他们放松;精神状态不佳的,要争取引导调整好。

各校迎战的隆重程度更多是从仪式、新闻效应的角度去考虑的。至于效果,只有站在那里的学生知道了。

宣斋

动员到一定程度能出成绩,过犹不及,容易出问题,易造成部分学生心理不健康。

葛永锋

从媒体报道的画面看,师生们精神抖擞、情绪高昂、心情舒畅,场面轰轰烈烈、热热闹闹。很多学校已将此活动当成保留节目,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。

但“迎战总动员”大家都有,为什么最后的结果千差万别?原因在于,有些学校只是为了动员而动员,而没有制订全面系统的复习备考方案。

这个方案包括掌握和调整学生的生物周期,因为人体节律是有变化周期的,有波峰,也有波谷。动员会结束后,学生的良好状态被激发出来,但假如没有被很好地利用,或者持续时间不长,效果将大打折扣。有经验的班主任会帮助学生管理情绪、调适状态,该减压时释放压力,该兴奋时预热升温,总能让学生以最好的姿态走进考场。

## 教师话坊

下期话题:  
中小学校长陪餐制度来了,你有话说吗?



扫码参与  
无须注册

## 小组积分

□杭州市萧山区红山农场学校  
杨红佳

从事小学音乐教学工作20余载,有时会感叹:学生越来越难教了。特别是需要学生静心聆听或集体参与的活动环节,再多的奖励措施都会显得无力。但有一招,笔者屡试不爽,一直沿用至今,学生还是挺爱戴的,那就是开展“小组积分”的奖惩机制。

音乐课堂座位按红、黄、蓝、绿等4种不同的色系编组,小组成员一般为10人,课前每组赋予10分,用粉笔写在黑板醒目处。

上课铃声一响,分数就会发生变动。如:哪个小组能迅速整齐走进教室,安静入座聆听音乐,由小组长用红色粉笔给自己小组加1分;有个别缺席或吵闹的,按每人1分扣除,用黄色粉笔,起到“黄牌警告”的作用。

接下来,课堂上学生的种种表现都将影响小组积分。

首先是回答课堂提问的准确度,完全正确加1分,不够完整加0.5分,由回答问题的学生自行上台板书加分。

整组合作,分值加倍,给4个小组赋分,表现最佳组为第一名,加4分,依次为第二名3分、第三名2分、第四名1分,也可视合作情况并列得分,或取消最高分和最低分。

在小学音乐课堂上,通过小组积分评价,学生在课堂上不仅积极参与,而且会带动同组伙伴。因为规定一位学生不能连续加到3分,所以要想小组胜出,还得有全体意识。

优胜组的学生们得到的奖励常变常新,可以是提前3分钟下课,也可以是当一回听众和评委,免唱一遍歌曲;而积分落后的小组则需要自我反省,或放学后打扫教室卫生等。



4月3日,东阳市江北第二小学举行“铭记英雄,传承精神”主题活动,悼念4月1日为扑灭凉山山火而牺牲的30位英雄。各班主任向学生描述了灭火现场的危险性,以及牺牲烈士的具体情况。当得知最小的烈士只比自己大7岁的时候,很多学生都流下了眼泪。  
(本报通讯员 黄强 摄)

## 喜欢美术为什么不喜欢美术课

□温州市洞头区实验小学  
董芳蕾

课前,几位五年级的学生雀跃着冲进美术室。其中一位学生放下手中的美术工具篮子,看了看周围,到我跟前说:“老师,小畅说不喜欢美术课。”旁边的学生也应和道:“对,他不仅自己不喜欢美术课,还影响了其他几位同学。他们都学他,在班里说不喜欢美术课。”

我停下手上的事,看看时间,距离上课还有几分钟,便示意学生们安静下来。

上学期刚接手这个班级的时候,这些学生有的忘记准备工具,有的不完成作业,有的弄丢了美术教材,出的状况五花八门。

我和个别学生课后谈话,和班主任、家长及时沟通,实施“优秀美术作业展”等系列措施,感觉问题是越来越少了,喜欢美术课的学生应该是越来越多。

我当然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会喜欢美术课,但小畅这样公开表明,好像不是一般的不喜欢。

他还鼓动其他学生,这不是故意捣蛋吗?

得好好批评他一下,不然后果很严重。我压下情绪,用平板的声调对全班学生说:“听说我们班有同学不喜欢美术课,老师想知道是谁,请你

说一下自己的理由。”

并没有学生站起来。我想着快上课了,时间耽搁不起,语气就有点重起来了:“请你像个男子汉一样,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。”

两位学生低着头站了起来。小畅一看有人站起来了,也犹豫地想站起来。旁边一位学生有些幸灾乐祸地起哄道:“你不是总说自己不喜欢美术课嘛。你站起来啊。”

于是,小畅站了起来。

我翻了一下美术作业登记表,果然是三个作业完成率不怎么高的学生。我心想:接下来就是引导学生分析反思,便问他们:“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美术课的?”

两位学生说自己从小不喜欢美术,我心里偷偷舒了一口气:属于历史原因,跟我的教学扯不上关系。

最后问到小畅。我在心里笃定地想,他的回答应该也差不多。

“是从这个学期开始的。”他开口就让我愣了。

“老师哪里做得不好吗?”

他平视着我说:“老师,你在说专业术语的时候,能不能写在黑板上?我根本不懂你说的是哪个词、是什么意思。”

我先前的自以为是被推倒了,从心底涌起一阵羞愧——我确实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一点。

“有疏有密”“错落有致”“构图